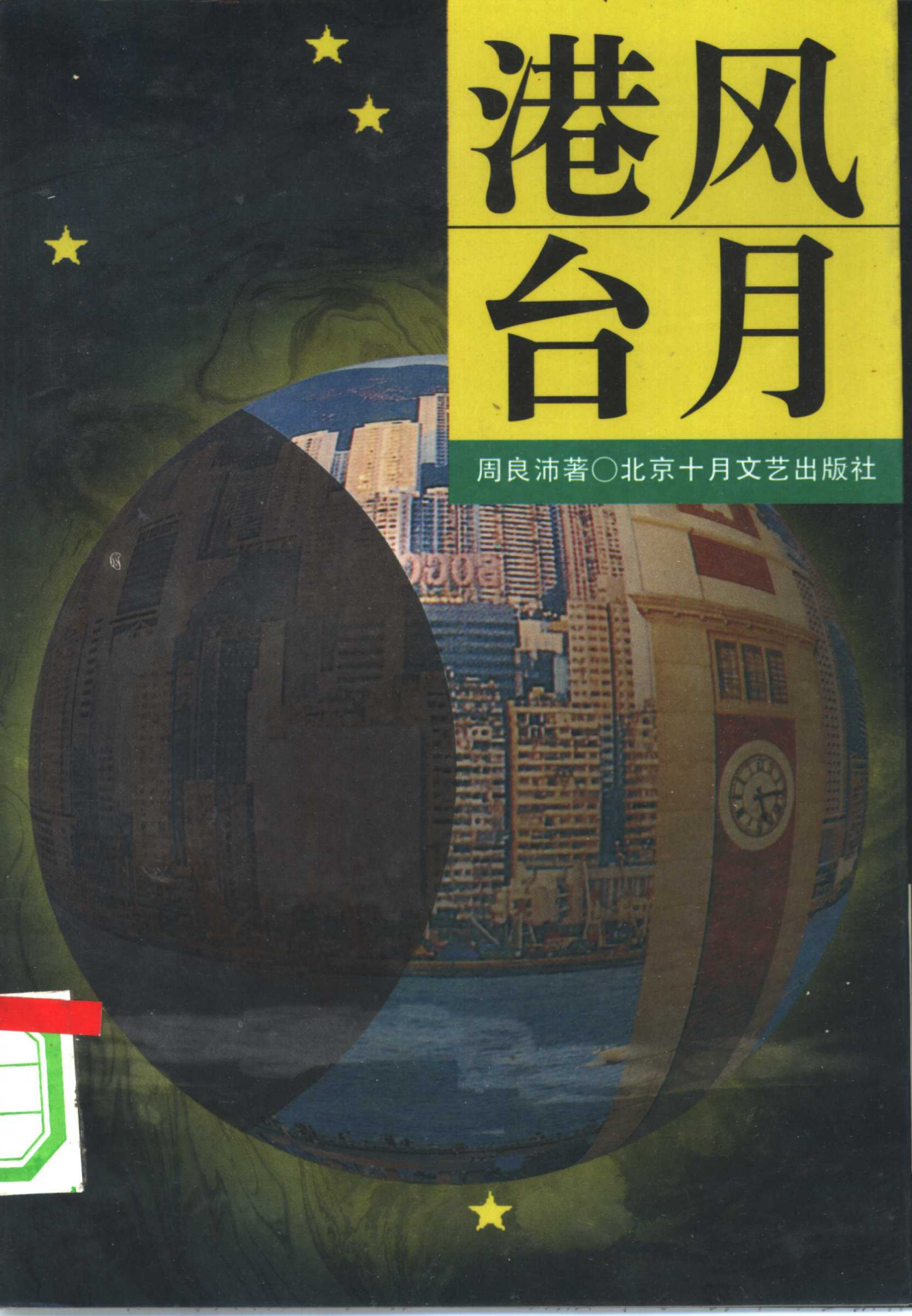


港台风月

周良沛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风月 港台

周 良 沛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港风台月/周良沛著.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96
ISBN 7-5302-0458-0

I. 港… II. 周…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08685 号

港风台月

GANGFENG TAIYUE

周良沛 著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北京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朝阳区展望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5.5 印张 364000 字

1996 年 1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500

ISBN 7-5302-045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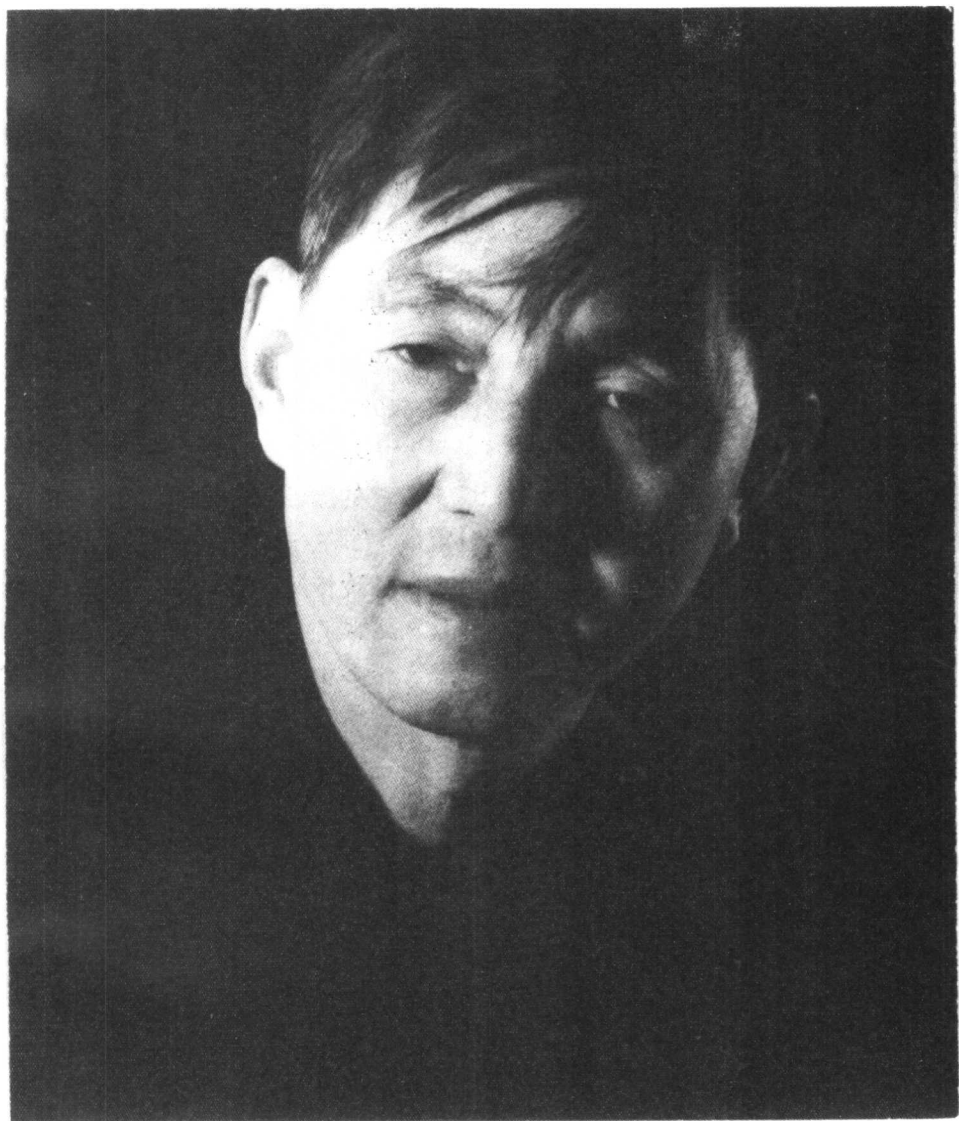
1·444 定价: 18.00 元

内容提要

《港风台月》并不写风月，没有“月白风清”一类的抒怀，而是写诸如宗教、妓院的情状，同性恋、相学家、失业者、老兵的苦痛，以及将军的忧郁等形形色色的社会问题，写各种各样的政治迫害，写台湾民众骨肉分离的悲伤和他们企盼统一的呼声，是一部港台社会纪实散文。

作者周良沛是诗人、传记作家，他很有新闻记者的个性，港台的许多亲朋好友又使他具备优越的采访写作条件。因此，他写出的社会纪实散文，材料扎实，具有新闻的真实性；描写细节，画面生动形象，有诗的意境；写人写事，既能抓住神魂，又尽力展示完整的过程，让你好像在读一部浓缩的传记。

台湾作家陈映真在为本书写的《序》中说，这样的文学作品，“是我们民族重新走向和解与团结过程中十分重要的证词”。在香港即将回归、台湾与祖国大陆统一呼声日高的今天，这部作品一定会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作者简历

周良沛，男，汉族。祖籍为土地革命时期井冈山中心地区永新县。1933年11月19日生于浔阳江头，抗战时随学校流亡，读最深刻的人生大学。1949年4月29日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解放军大学堂里学文化，学作人，学写作，从战士而文化教员而宣传员而创作员。1956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第一本诗集《枫叶集》。1958年错划为“右派”，1979年5月平反改正。复出后，为了用作品为自己平反，平均每年有一部新作，离休后也是人离笔未休。主要有诗论集《灵感的流云》、《诗就是诗》，诗选集《雪兆集》，诗集《铁窗集》、《拼命迪斯科》，散文集《流浪者》、《雾谷夜话》，长篇传记《丁玲传》等。同时编辑了十集约千万字的《中国新诗库》及外国的、“五四”后的、港台的不同流派风格的诗人全集或选集七十多种。

现为国际笔会中国中心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诗刊》编委。

书 前

打开人生另一扇窗门，自然看到另一种人生。

不知是从曾经见到她的梦中醒来，还是她就在面前恍如作梦；不知是出乎意料的惊奇，还是一切皆如所料的欣喜；不知是充满新鲜感的新异，还是如归故里的亲切；不知是乱了心绪的激动，还是在激动中悟到“原来如此”的静观；不知该振臂高呼，还是默默心语，到香港，我说：

“哦，香港，香港！”

之后，到了台湾，我还是这样：

“哦，台湾，台湾！”

十多年前，我曾将自己写香港的一组纪实散文，总题为《香港，香港》。十几年后，对着自己又一组写台湾的散文，却一直想不出一个有新意的标题。它，仍然是一组叙事纪实的文字，又不是目前一般的“纪实文学”。因为，它舍去了“纪实文学”所强调的作者的主体性，反而重在客观记述。记述的也不一定是突出、有轰动效应、甚至还有一定新闻价值的事件。它，在文体上当属散文，又不是有人说到的那种“纯”散文，不仅不为其“纯”而淡化，反而专注于社会生活的再现，这又酷似“纪实文学”。它，虽然只是平实地记叙了一些凡人小事，还自信没有染上前人所说的“随笔习气”，热中于小悲小欢小摆设。对于“散到不能再散”的散文怎么无边无沿又能深扩其内涵，我也不知怎么架构，只能在一个总的大题目下，谈心或聊天式的

说到哪里是哪里，这种随意与自然，还是散文式的吧，故尔还是称它为散文。

80年代初，香港《新晚报》曾用整版篇幅评价大陆作家写香港的作品，在论及的诸多作家中，我也算跟着当时已住在内地的《新晚报》老主笔罗孚同志，得到“真实”二字的评语。这两个字，比“失实”、“歪曲”香港生活、“观感多于介绍”、“充斥偏见”、“比黑手党还黑手党”来说，自然也可以稍减一点原来就怕写得不实的心理负担。但我也明白，这两个字，比“纯散文”的一个“纯”字，中间是有十万八千里之遥的不同文学境界的。可对我来说，这“真实”二字只有被理解的感激和激动。这，就了了我之所愿。原在香港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在这既被说成“人间天堂”，又是“水火之地”的形形色色信息中，我真怕将耳闻目睹的直观印象先形成一个简单的概念，再粗暴地将自己的归纳为一个概念的感受塞给读者。如此一来，不论作品的水平如何，我也不避“客观主义”之嫌，也不愿受主观、偏见之累。除了谁都理解的原因，没有用每个人的全名，完全是老实到反技巧地记述自己的所见所闻。

当文艺界有的“权威”说香港是“文化沙漠”时，我看到“香港的生活，确实使香港作家没有荒芜那里的文学”，不论是否形成绿洲，他们也“捍卫了一片诗的净土”。当年我选析《香港新诗》时，看到那些失业者、打工仔、青年学生、公务人员，以及银行经理等等，在“商业社会侵吞文学的残酷”之下，“诗人反侵吞而拼搏”所写下的作品，“所显示出的诗的力量”，叫那些泡在沙龙写几首自我的符咒就誉为崛起的“诗星”者与之相比，倒有“沙漠”、“绿洲”在这不大范围内的错位之感。然而，事过之后，想想那著文拜倒在海外歌星的石榴裙下又大叫“沙漠”者，大概也是“商业社会侵吞文学的残酷”之下异化现象的产物。不想，时至今日，报纸上的专栏《话说香港》，在港、

陆人员及经济的交往空前频繁，得知香港信息的渠道更是无比增多的情况下仍有这个问题在讨论，那么，今日若再实述香港，大概还不属于多余。

同时认识香港也有利于认识我们自己。不久前，和朋友站在维多利亚港前，想到百年前英国外务大臣帕尔门士顿勋爵（Lord Palmerston）说过的“香港只是一个杳无人烟的荒芜的小岛”。然而，在她今日空前的繁荣之中，从码头上还没完全消除人扛人背的劳工之背脊的汗雨，还是可以看到通往繁荣之艰辛。说到她繁荣的花花绿绿，我先后分别同两位朋友戏说到“港人是财神”的话，不想，他们竟不约而同的要拉我上中环、尖沙咀去看看，到底是港人还是大陆佬有钱，花得起，甩得开，派头足足的。我没被拉去，也是知道看到某些土包子开花之状只能引起的难堪。他们不仅吃喝购物挥金如土，还出入色情场所。这类人，多是些爆发的“大款”，和港报曝光内地也予以转载揭露的，以“招商”为名而来开“洋荤”的大陆官员。虽然被渲染为“大军”，也毕竟只是那么几个人。但在这不大的岛上，有那么几小伙“烧”得好像岛上都容不下他似的人，看来就格外戳眼。也难怪人家有各种各样的看法，也才有大家在热烈迎接“九七”时，还有人担心会传染过来此种“污染”的说法。这当然是很令人深思的。而且，更多大陆先富起来了的地区、乡镇企业游港休假团的男女玩得顶乐的笑容更为港九传去大陆的喜讯，何尝又不是在港九看到一面映照大陆的镜子。同时，大陆借鉴港九企业与金融的管理经验，以及引进港资的各项建设，都是搞得颇具规模，颇有气势的。就是港九换季大甩卖的“跳楼价”，以及把下装赔血本出卖，而叫做“下身大出血”的，让不知情者会吓一跳的广告噱头用语及其销售方式，在内地也很时髦。有人就是说声“谢谢”，也和那里的歌星拿着话筒的语调和台风一模一样。

在台湾，就不可能完全是这个样子了。

到台湾，从九龙启德机场起飞，四五十分钟就飞过海峡了。胜利后，从上海上船得走一整夜才到高雄港。如今缩短为四五十分钟，却是两岸人走了整整四十年才走通的一条路啊。对我这样的人，抗战八年及胜利后国统区的生活，给我留下过忘不了的印象，于是，在此时，这四十年，也如同没有任何时空隔阂似的。上街问路，台北主干道以“忠”、“孝”、“仁”、“爱”或以大陆各省市之名（包括我故乡江西永新）命名，不像香港的那些以殖民者的姓名命名上街问路，就使人感到我们民族与儒家那种割不断的近乎血缘的关系，以及如同穿行于熟悉的大陆南北之自由和快乐。满耳转着流行音乐，那从敌伪时流行于十里洋场的《夜来香》也香到今日台北之夜。漂亮的国家剧院、音乐厅、圆山饭店，其设备之现代配上民族形式的宫顶、回廊，是民族的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汇。那在公馆的“台大”，在木栅的“政大”，其周围的板屋和骑楼，给我的，就完全是抗战时粤北赣南的小城旧梦了。从上营业性的影院看场电影到去音乐厅听一场外国音乐家的演奏会，都无一例外的叫中外观众在开演前全体肃立唱“三民主义，吾党所宗……”的党歌。懂这规定，避免尴尬，虽然可以稍后入场，但在这种场合，这种时候，听到这样唱歌，我不得不怀疑自己是置身于90年代，还是仍然置身于儿时看到的情景。就是墙上刷的标语，也和抗战时开蒙上学时所看到和认得的字也是一字不差。除了校园宣扬孔孟之道的，当年在国统区还看不到那么多制作考究作为永久性设置的反共标语，即便在“公（共汽）车”上，对着乘客座位的，也是驾驶台玻璃车窗上“检举匪谍”等字样赫然入目。

我曾在台中港一片农田之中的一座新楼里，访问过一位本土的中年人。主人粗眉大眼，肌肤黝黑，腿粗手壮，还卷着袖管裤脚，是个劳动者的样子，这使我很感兴趣，不由得问了一

声：“先生在哪里得意发财呀？”“呃，哪里去得意发财呀！”说着，他马上带我到一间用几百个小塑料桶装满清水的房间看看，他每天一早一晚开车上山去拉两趟泉水，就这么十元一桶的卖水过日子。我问：“连桶吗？”“哪能连桶？自己带着容器来倒，按桶付钱！”于是，他也就过得这么富有。当然，比起“三陪”一夜底薪一万五，小费除外，“校园美女”出场，还更叫价的，自然要少得多。但总的说来，这钱也不难赚啊。可他还告我：人是赚不到几个钱的；要钱赚钱，才真叫赚钱。看来，百年前的圣者对资本的论断一点也没过时。可是这港口前的海面，却像柏油铺成一片望不到边的黑色平面。它确实是海，又不见碧水海波。冲刷码头，吊桶都吊不起我们所认为的水来，是胶管插到几公尺下的深水里用马达抽上水来清洁码头。就是门前田间道旁的水沟里，表面横竖也是不见它会流动的乌黑稠浆，就不知是否能浇灌菜畦和田禾了。仿佛这港口的海，全装在那些白色的塑料桶里了，拥有它的人，怎能不富有呢？但以这欠下子孙后代一笔巨债为代价的代价，也太沉重了。

以水彩影响誉画坛的李伟卿同志，给我看他光复后在碧潭的写生画，其以水彩运笔画下的那碧潭之碧，水濛濛、雾濛濛的饱含水分的生命之绿，在今日已不再见了。有年中秋，我曾慕名而去，只见人挤人地挤在还留有一点浅水的鹅卵石河滩，一伙伙为节日之兴在吃烧烤的人群，烟熏火燎，似乎要把那点浅水也给烧干。也是光复后曾上台湾工作过的作家柏鸿鹄同志，完全是在诗意的沉醉中回忆淡水河那柔如丝又吐丝不断的绿水悠悠，以及河上的霞光与暮烟，渔人放舟与晚归的歌唱。而我，看到的淡水河，不仅裸露着大片河床，有的，堆放的垃圾，已成河上之山了。开车沿河而行，突见一湾像鸿鹄同志所说的那样的绿水，清风下的涟漪，回旋得这片天地都为之妩媚动人。趋近一看，这段堤上已有护栏和门卫。水上的平台，有餐厅、歌

厅、停车场等等现代休闲设施。一了解，这个“闲人免进”的水上俱乐部，会员一年会费是一百多万，那张会员卡之所值，就不是这样来计价了。这，自然也不是一般人都能来的地方。说实在的，我很欣赏这里的“公车”，在这人口密度不谓不高的岛上，“公车”的车多，流动有序、很少有拥挤的时候，很能显示它交通管理水平。车上有空调，有的还有卫生间，有洁净宽敞的座位，是很舒适的。可是，走到这“水上俱乐部”前，我才知道，并不是哪里都好去的。为此，我突然感到自己一张钞票没有时也能得到这水碧之富有。同时，我想到一位法国医生来信，说巴黎有群青年办了个咖啡座，人人笑容满面，载歌载舞地热情邀请大家品尝茶点。他们三百多人组成了一个公社，在法国南部山上开荒种地，缝衣钉鞋，为在这个社会竞争的失意者提供另一种生活方式。联系公社的纽带不是法律，不是专制，而是爱（首先爱耶稣）。他们呼吁大家去看看他们的公社，并有大篷车可以送你上山。……

这，不论说它是东方式的看破红尘，还是西方人对当今社会之“现代”的叛逆，红尘也依然滚滚。人生的舞台，总在红尘滚滚之中。

在这红尘滚滚之中，也真叫人开眼界，长见识。我不只一次看见出殡的队伍，是一列长长的花车，将丧事当喜事办，吹吹打打的热闹，也不为怪。可是，除了许多歌女舞女在车上嗲声嗲气地唱些靡靡之音外，若不亲眼目睹，我简直不敢相信，在这送殡的路上，花车上还有一路跳着脱衣舞的招摇过市，招引路人驻足围观。这就和送丧的气氛很不协调了。然而，人家说，这也是让死者带到“阴间”好好消受。这些有钱人，把他们的酒、色、财、气从人世带到“阴间”，从“阴间”还要带到“来世”而永远永远啊。台湾当局的“行政院长”嫁女，一个蛋糕就是几十万美元的新闻，有的是为人夸富，有的是抨击这种奢

靡、腐化之风。虽然圆山饭店近在眼前，也是咫尺天涯。身在台北的人，不仅我这样的过客，就是很有名堂的老台北，也不是都能去看这个稀奇的。大家调动自己一切的想象力，想这蛋糕用黄金或美钞堆起来也用不了这几十万美元。不过，我更相信正是黄金美钞堆起来也用不了的这多钱，才有用黄金美钞堆起它来也堆不出的这般气派。在台北，若是上小饭馆或大排档吃饭，身边老转悠着向你讨工作的失业者、外籍劳工，也自然使人想到本土诗人詹澈的《失业》：

三餐阳春面吃了三个月
我仍然闻不到阳春的气息
肚里的肠
细瘦如冬眠的蛇
一时
我已忘了用毒
只知蜷缩自己的口舌

三餐阳春面呀
三万里的烦恼丝
我一口口吞下
我已忘了用毒

读了这样的诗，看到别样的人生，就不会奇怪一个蛋糕要几十万美元，就可以看到人赚钱与钱赚钱者的区别。在媒体一再宣传中山先生“均富”政策时，贫富的差距还是越拉越远了。我问过几个有工可“打”的打工仔，他们的月收入大概在一万八到三万台币之间，约合六千到一万人民币。在大陆，这自然是个吓人的数字。但要知道台北的物价已经可以和东京比美，台

风一来，两个青椒五十台币，跟饭馆里的虾包一样，约合一块美金一个。再要看到他们住房之所需，是要占去他们收入的一大部分，而且并没什么社会保障，就可以知道在岛上并不是人人都能活得有滋有味。而且，有几位大学教授还跟我说，你们出本三十万字的书，印上万册，稿费合你一年多的工资，我们出本书，稿费才是月薪的几分之一，并不值钱。说来，好像我倒比他好似的。这账，真是一个人有一个算法。滚滚红尘之中，天堂里的笑声总是和地狱中的哭泣同在的。滚滚红尘中，一个社会总有一个社会的问题，矛盾的法则是永远的，浮面的看看热闹是难以理解的。在无冲突之中寻灵感的作家，除了写不食人间烟火的作品者，大概也是没有的。

年初，我在台北，有一晚电视预告“未来四天空气质量不好，悬浮微粒，二氧化硫”，劝大家最好不要出门，必得出门，则请带口罩。然而，一个城市若四天都无人出门，也就成死城了，这当然是不可能的。熙熙攘攘的街头，也不见几个戴口罩的，看来，“不要命”的人还是不少。这就是红尘。虽然我也是“不要命”的一员，还是尽量能出去多听，多看，多以自己现实感受来认识台湾。就是几年前头次到那里，警察常来电话或上门“关怀”“是否生活习惯”，“还有什么要求”之际，我也是通过各方的朋友，不住旅馆，免受生活之外的烦扰，而在岛上南来北往。但，一个人总难摆脱自己生活面和认识的局限，有自己接触不到和认识不了的社会生活，如台湾各界为黑道介入政治生活之事而通过媒体的大声疾呼，虽然自己并不是听少了，见少了，但那并不是只在黑道才突发的，很能为黑道逞威称霸的暴力之硝烟与鲜血，以及枪杀政敌的事件，对于黑道之外的平民百姓也已司空见惯。如果仅从这些表面现象，就以为自己知道了什么，那样，怕也像那些胡编乱写的影视片，根本就不是要人去相信的。正如香港对一个并非受贿，只是向人借了钱的

公务人员，查到了也会判刑一样，那使人为之惊心、又毫无任何曲折故事的罪案，若不对商品社会如何立此法，执此法，作深入地现场采访，那么，在贪污腐败之风刮向全球的时候，只会被人看作一则新的《天方夜谭》。为此，每次到香港，总是忘不了该上那保障香港真正繁荣的重要的司法权利机关——“香港廉政公署”采访，可是都为没有合适的关系，却不能作较深的了解。人家除了给你一份有关它的职能、权利的资料叫你看，其他的，全似机密。因此，我的这部书稿，就给读者留下了太多的遗憾。港、台跟大陆有同一个月亮，有许多相同点，容易相通，但因为相隔多年，社会制度又不同，还有太多需要了解、沟通之处。虽然这些年上港、台的人逐年增多，但比起一个十二亿的数字来说，它就太少了。何况，看港、台也是各有各的眼睛。我有位表叔马国亮，一直在编他那从战前在上海创刊、新时期在香港复刊的《良友画报》，是位道地的老香港。可他看了我写的《赌马》就对我说：“我在香港这多年，还没上过跑马场呐！”从他这番感慨，我想到，作家只要真实、真诚地记述他用自己眼睛，不是借用别人的眼睛所看到的社会生活，记述的也就不可能跟谁雷同。近日，我在北京大学遇到一位将赴台访问、作学术交流的教授，他们一行十几位，全是对方提出的，有教“马列文论”的学者。这，只要对两岸的政治状况稍有了解的人，不论对方是出于何种想法，都不能仅仅把它看作一则新闻，而更需要对此作更深的思考与研究。这也是将两岸的交流提到一个新的水平的现实。这本身也将相互需要作更深入了解的迫切性摆在我们面前。我想，真诚和真实打开的门窗，可以撩开各色的雾幔，也总要吹来对岸各色的风。

1995. 10. 14 日于西柏坡

目 录

书 前	(1)
-----	-----

上 篇

序	陈映真 (3)
眼睛	(7)
关	(15)
老兵	(25)
最后的孙立人将军	(37)
烧把纸钱祭冤魂——悼孙立人将军	(48)
拒绝怜悯	(77)
复活	(83)
红灯·黄灯·黑灯	(95)
不速之客	(109)
红尘的静虑	(116)
路遇	(125)
那“兄弟”与酒	(131)
眷村闲话	(143)
平平淡淡才是真	(148)
台北有条昆明街	(159)
炮声隆隆之后的宁静与宁静后面的隆隆炮声	(169)

最后的牧歌·····	(209)
祭旗·····	(221)
永远的地主·····	(235)
村庙前·····	(249)
大洋岩岸上的木屋·····	(260)
音乐外的忧郁·····	(272)
远与近·····	(282)

下 篇

自序·····	(293)
没有成为明星的安慰·····	(301)
赌马·····	(318)
飞不倦的鸟儿·····	(329)
不是秘密的“秘密”·····	(340)
拳击场上的斗士·····	(352)
偷渡·····	(361)
同上帝对话的灵感·····	(369)
愁·····	(382)
节奏：如歌的行板，迪斯科·····	(391)
夜总会·····	(405)
时髦·时装·····	(414)
狗·····	(426)
脚尖舞与辛酸的“散步”·····	(433)
阴影下的阴影·····	(444)
相见难，常相忆·····	(452)
香港报纸上的香港·····	(460)
“祝您生日快乐·····”·····	(479)